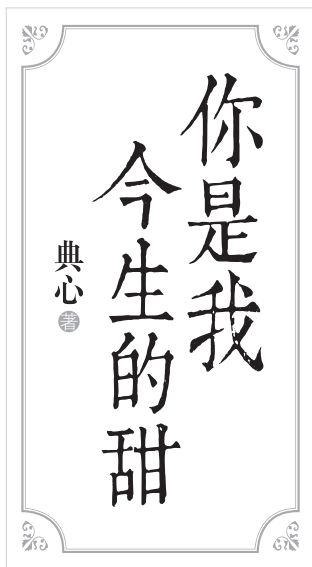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14-08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今生的甜 / 典心著. --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43-3928-4

I. ①你… II. ①典…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172314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球全版权运营专家）
经本书著作者典心女士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敬请联系：qiu@gwrep.com

你是我今生的甜

作 者 典 心 著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32

印 张 4.2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928-4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 001

白色的宫殿型建筑，在特殊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

第二章 / 015

男人的步伐很沉稳，带来规律的晃动，让煦煦觉得好舒服。她低哼一声，像只猫似的，侧头在脸畔的衣料上磨啊磨。

第三章 / 027

热水滚沸，煦煦将装着咖啡粉的玻璃器皿插正，看沸水沿着管子往上升。她悄悄选了个角度，又开始偷瞄卫浩天。

第四章 / 043

金黄色的阳光洒落在白色被单上，当然，还有露出被单的一截雪白玉腿。

第五章 / 056

那双深沉暗黑的眸子，带着激情欲望，在由缓而急的律动中牢牢盯住她，注视着她的眼睛。

第六章 / 069

卫浩天将她的发丝凑到鼻尖，嗅闻着那股淡淡的甜香，在心中反复思索自己无法离开的原因。

第七章 / 083

黑暗侵蚀了他的人、他的梦、他的心，还有他的生活，直到遇见她有如温暖的光源闯进他的心扉。

第八章 / 096

虽然不是有过敏症，但因为某些难明的过往，造成卫浩天根本不和人接触，这可是“绝世”内众所周知的。

第九章 / 109

他不让人碰、不接受命令、不跟人牵扯过深。而这些谨遵不悖的种种，都在不知不觉间被她改变。

第一章

黄昏时分，屋内传来令人酥软的呻吟。

“不——不要——不要了——”断续的喘息中，夹杂着虚弱的低吟。

“乖，别哭，忍一忍，再一下就好了。”回答的人也是气喘吁吁。

“不——啊！”惨叫声响起。

对话很是引人遐想，但令人失望的是，屋内并无香艳画面，喘息不断的，是两个年轻女人。

身材修长窈窕的那个，抱着柱子，又是求饶又是喘息；娇小的那个，则是紧抿着唇，扯紧衣带，用力勒紧同伴已经太过纤细的腰。

“住手！我放弃了，我不要去了——”梁煦煦直冒冷汗，抱着柱子咬牙切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别灰心，再一下就好了，只要我再勒紧一些，带子就可以打结固定。”沈蜜月很固执，不肯松手。

回答她的，是绝望的呻吟。

梁煦煦眼眶含泪，腰部剧痛。呜呜，她可怜的腰啊，是不

是已经被蜜月勒断了？

“蜜月，我不想去了。”她可怜兮兮地说道。

“怎么可以不去？我花了好大功夫，才借来这件名牌衣服，说什么都得派上用场。”蜜月吃了秤砣铁了心，继续“行刑”。

梁煦煦后悔极了，好恨自己，为什么要跟蜜月提起，想混进某饭店的宴会里，偷吃菜色的主意。她开始觉得，这是一个烂透了的主意。

为了顺利混进宴会，蜜月借来一件贴身礼服。礼服到手后，她们绝望地发现，这种礼服贴身得很，非要先穿上特制内衣才能穿得进去。

怎么办呢？特制内衣需要定做，更要花上一大笔银两。

“啊！对了，我奶奶是上海姑娘，箱底压着一件小马甲，大概可以用。”蜜月脑筋动得快，兴冲冲地回家去翻箱倒柜，二十分钟后赶回来，拿着一件古怪的衣物。

然后，悲剧发生了。

梁煦煦抱住柱子，泪如泉涌，拼命深呼吸。

小马甲套在她身上，将姣好的身段勒得更加动人，托高圆润的胸，收紧纤细的腰，却也让她吃尽苦头。

老天，这哪里是衣服，简直是折磨女人的刑具！

蜜月姿态豪迈，跨脚踩住煦煦的背部，拉紧带子，奋力想固定带子。

“吸气！”她厉声喝道。

“我——”煦煦连连深呼吸。

“吸气！我叫你吸气。”蜜月用尽全力，小腿连蹬，猛踩煦煦无辜的背部。

“呜，我——我、我——”

“吸气！”

老天，她都快被勒得断气了。

“奇怪，带子就是拉不紧。”蜜月满头雾水，扔下冷汗直流的煦煦，拨了电话去搬救兵。

“亲，你借我的那件衣服，怎么穿不进去呀？”蜜月沉默，静静倾听军师献计。

“嗯，好，嗯，这样吗？”

煦煦抱着柱子，把握时间，贪婪地吸入新鲜空气。

蜜月踱步回来，一脸破釜沉舟的表情，让煦煦心里直发毛。

“她说什么？”煦煦小声地问，要不是喘得没力气，她早就拔腿开溜了。

“她说，我的施力点不对。”

“啊？”

“我应该踩着你的屁股，这样方便使力，带子才拉得紧。”蜜月双手用力扯，脚则往煦煦浑圆的粉臀踩下去。

惨叫声在暮色中响起，久久回荡。

白色的宫殿型建筑，在特殊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巨幅的壁画、精致的石雕、五彩缤纷的喷水池，都让人目不暇接。

走道两旁摆满鲜花，穿着华丽的男女，鱼贯走入饭店。

今晚，新饭店开业，原企业主为扩大经营版图，在此大摆宴席，宴请各界人士，场面十分热闹。

每个进入饭店的人，都打扮得雍容华贵，在门前交给接待生一朵粉红玫瑰，从容走入会场。

煦煦观察了一会儿，总算明白，那朵花就是宾客们的入门

“证件”。她正在烦恼，自己没有请帖，不好混进去，没想到宴会主人浪漫得很，宾客手持粉红玫瑰，就能够进场。

她弯下腰，双手在花篮里乱摸，半晌才找到一支粉红玫瑰。

“太好了。”煦煦喃喃自语，很缓慢很缓慢地直起身子。虽然动作慢得媲美中风的乌龟，眼前还是浮现一层红雾。

她的动作僵硬了五秒，等待昏眩消失。

白色大理石阶梯上，宾客陆续进场，煦煦鼓足勇气，插入行进的人群中，两个男人被插了队，先是一愣。

“小姐，你——”

煦煦回过头，美丽的五官让人惊艳，缤纷的霓虹在发间闪烁，暗红色的贴身礼服，更是勾勒出最完美的曲线，礼服外的香肩跟裸臂，看起来纤细而滑嫩。

她等着对方说话，那两个男人却嘴半开、眼发直，看呆了。

“有事吗？”她急着要溜进会场。

两个男人呆滞地摇头，别说是抱怨了，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忘光了，直盯着煦煦，口水流了三尺长。

得不到答案，煦煦香肩一耸，径自走向接待处，努力保持镇定，将粉红玫瑰交给接待生。虽然姿态优雅，礼服下的腿儿，却抖个不停，紧张极了。

她忐忑地想，要是露出马脚，会不会被接待生踹出去？

某种诡异的感觉，让她打了个寒战。说不上那是什么感觉，打从她出现在水银灯光下起，就被牢牢地盯住了。

她觉得有些冷，却也有些热，虽然没被触摸，肌肤却有些酥麻刺痒，仿佛有某个危险的动物，在黑暗的角落，一瞬也不瞬地望着她。

煦煦左看看右看看，没发现哪不对劲，弯弯的眉头却拧在一块儿。

怎么了？是她做贼心虚，还是太敏感了？

接待生接过粉红玫瑰，检视花茎，诧异地抬起头来。

“请出示您的请帖。”对方靠过来，如临大敌，好脸色早已消失不见。

“请帖，不就在你手上？”她力持镇定，尽管表情有些僵硬，但还想靠那枝摸来的粉红玫瑰蒙混过去。

“这不是请帖。”接待生脸色沉了下来，挥动手中的玫瑰花。

只有一个动作，两个人高马大的便衣守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左一右将她架住。两个大男人的挟持，让她脚尖悬空，无奈地晃啊晃。

“喔，这样吗？”煦煦小声地回答，露出僵硬的微笑。

不都是花吗？难道他们在花里动了手脚？还是他们跟花店挂勾，非那间花店的花不能当请帖？

糟糕了，出师未捷先被逮。呜呜，莫非她跟那些高级料理注定无缘？

看看大厅，煦煦吞着口水，哀怨地叹息。

“如果您无法出示请帖，就请到饭店的安全部门去……”话还没说完，一双手臂陡然环过来，猛地勒住守卫的颈部。

众人同时神经紧绷，守卫即刻行动，搏击过肩的动作施展不到一半，就被强大的力量压制下来。

半秒不到的时间，连眼睛都没能眨一下，两个门神似的守卫已经被制住。

“嗨！”一张笑脸出现在守卫的肩膀上，金发碧眼，俊帅出色，勾肩搭背的模样，活像是两人的哥们儿。

这人笑容满面，看起来和善得很，只有被勒住的人才知道，那双手臂的力量大得惊人，根本挣脱不开。

看清来者何人，气氛才缓和下来，接待生拍拍胸口，心脏差点被吓得停止跳动。

“先生，这位小姐她——”话还没说完，金发男人挥手，截断之后的句子。

“我来做保证人吧！这请帖没问题，美丽的小姐，您请进。”轻快的男性嗓音里，有着异国音调。他双手一挥，四两拨千斤，轻易推开两个守卫，为煦煦扫除“路障”。

临时冒出个救星，煦煦简直想扑上前，亲吻那张俊脸。

这金发男人的地位似乎颇高，比在场任何人都高，有权漠视请帖，放她进会场。早知道会遇上贵人帮忙，她就不用蹲在花篮旁，摸索老半天了。

“谢谢你。”煦煦感激涕零，不敢久留，转身就往大厅走去。

走得太急，眼前又出现一层红雾。她停下脚步，连连深呼吸，顺顺气儿，颈后的寒毛却一根根立正站好。

那种感觉又来了，又热又冷，危险而神秘，让她起鸡皮疙瘩。

在她看不见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默默地打量着她，发出锐利深幽的光芒，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像是一头野兽，正在观察着猎物。

是谁？

谁在看她？

煦煦环住自己，掌心在裸臂上摩擦几下，四下张望着。周围的灯光亮得很，却也让人目眩，她眯起眼睛，还是看不清楚，光源的背后，是不是有人正在看着她。

“有问题吗？”放她进会场的金发男人发问，仍是笑容

可掬。

“没、没事。”煦煦摇头，把那种诡异的感觉抛在脑后，举步踏入会场。

金发碧眼的男人站在原地，脸上堆满了笑，打量着那曼妙的背影，一手抚着下巴，眼中饶有兴味。

这么漂亮的女人，眼儿柔媚、身材火辣，堪称极品。别说是没有请帖了，就算她要拎着火箭筒进会场，他也没意见。

“卫先生提过，没有请帖的人，一概不许进入会场。”接待生很是为难，却眼睁睁看着煦煦消失在人群中，额头上冷汗直流。

这场宴会的请帖可谓别出心裁，粉红玫瑰的长茎上，都圈着精致的银环，透过精密的光谱分析，能显示持有者身份，等于是身份象征。

而这位美人儿递出的粉红玫瑰，长茎上只有细刺跟绿叶，瞧不见银环的踪影。

他敢用饭碗打赌，这女人肯定不在受邀名单上！

“稍安勿躁，别拦她。”他嘱咐接待生，不许其他人去抓那美人儿。

“但是，如果卫先生怪罪下来，我们……”接待生打了个寒战，只是提起那男人的名字，就忍不住颤抖。

传说中，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那男人的耳目，他们守卫不严，放过一个女人的事，绝对瞒不过他！

想到那双森冷锐利的目光，接待生抖得更厉害了。

其他人愁眉苦脸，担忧着自己的脑袋，只有金发男人还能维持愉快的心情。他挥手，不当一回事。

“别这么死板，也不用担心那匹狼会啃了你，我负责盯着

她，总行了吧？”他面带微笑，跟着走进会场。

嘿嘿，能监视这么美丽的女人，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差事呀！

接待生皱着眉头，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擦掉额上的冷汗，跟便衣守卫交换了个无奈的眼神，继续接待络绎不绝的宾客。

老天保佑，可千万不要出事才好哇！

黑暗的室内，因为门被打开，有了一线光明。

高大的男人走进来，短暂的光明，让他的金发在黑暗中闪烁。

“你倒是很大胆。”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冰冷无情，那声音冷得像是冰锥，一字一句都刺得人头皮发麻。

神偷干笑两声，摸黑找了张椅子坐下。

“你看到了？”这家伙莫非整晚都盯着入口处，观察每个入场宾客吗？想到那双鹰隼似的眸子，就让人心里不舒服。

“从头到尾。”对方淡淡地回答。

“别这么死板，规矩之外，总有个通融。”神偷又干笑几声，指尖一摸，把弄着一朵粉红玫瑰。玫瑰花是从接待处摸来的，不同于今晚的请帖，花茎上没有银环。

他把玫瑰凑近鼻端，想起那个娇美的女人。

“今晚的安全由我负责，所以，不会有任何通融。”黑暗中的声音，依然冷硬。

神偷趁着四周黑漆漆的，扮了个鬼脸。唉，这家伙怎么还是又硬又冷，活像个冰块。同样效命于“绝世”集团，众多高级干部中，这人可是最没人缘的一个，名声大得很，却总是行踪隐秘。

不知饭店的主人，从哪个鬼地方把他挖出来，还请得动他出马，负责宴会安全。那些想闹场的家伙，就算不买饭店主人的账，听见安全负责人的名号，也吓得逃之夭夭了，哪还敢来

作乱！

只是，神偷可舍不得见到美人儿被逮啊！

“我可以监视她。”他自告奋勇，打从放过那美人儿开始，心里就在打着歪主意。

“不行。”

“为什么？”

“我不信任你。”冷酷的回答，不给神偷留半点面子。

黑暗中，神偷的俊脸抽搐了几下。

“你知道那女人的身份？”问题持续从黑暗里抛出来。

“不知道，她没有拿请帖。”神偷没好气地回答，心里暗暗记恨，埋怨对方不赏给他监视美女的肥差。

“为什么要让她进来？”

神偷耸肩，“她很美丽。”

女人的美丽，比任何请帖都有效力。

黑暗中传来冷笑。

“你不怕她身上藏有武器？”

“就我对女人衣物的了解，那件衣服里可藏不下任何东西。”想起那件贴身的暗红色礼服，神偷又恢复了笑容，吹了个口哨，把玩着手里的玫瑰。

那件衣服贴身极了，勾勒出的曲线，足够让任何健康的男人手脚发软。啧啧，至今他都还能清楚地回想起，那丰润的浑圆、窄窄的纤腰、修长的腿儿……

正想得入神，差点要伸手擦口水时，一阵冷风陡然袭来。他肃然战栗，还没能有动作，黑暗中已传来“嗖”的一声，手中那朵粉红玫瑰，瞬间消失踪影。

玫瑰香气飘远，停顿在前方三米处。

神偷的脸色愈来愈臭，对着黑暗吹胡子瞪眼，空荡荡的手，因怀恨握成拳头。

可恶！这家伙抢他的玫瑰花。

“人都放进来了，你打算怎么办？把她从人潮中拖出去？”他挖苦着，存心看好戏，“这场宴会重要得很，饭店老板聘请咱们的时候，郑重拜托过，希望宴会能顺利进行，你这个安全负责人，不会想自己去闹场吧？”

“确认安全，就能保证宴会顺利进行。”玫瑰花摇曳着，散发一阵阵的甜香，跟持花者的冰冷气息形成强烈对比。

“你要怎么确认？”神偷挑起眉头。

“跟她面对面，直接询问，或是拷问。”

“你要进会场？”神偷眉头挑得更高。

沉默。

等不到回答，神偷有些不耐烦，对着黑暗处嚷嚷，“喂，你倒是说话呀！”

沉默。

黑暗中寂静无声，连呼吸都听不见。

几秒之后，神偷猛地跳起来，三米开外的前方，放置着一张皮椅，皮革仍旧温热，只搁着一朵粉红玫瑰，原本坐在皮椅上的人，如同融入黑暗中，不知是何时消失的。

混蛋！

那家伙根本不理睬他，径自离开暗室，放他一个人像傻瓜似的，对着空气嚷叫。

神偷用力跺脚，气得青筋暴起。他仰起头，对着黑暗发出咆哮。

“该死！‘豺狼’，你给我回来！”

穿过光影灿烂的欧式走廊，喷水池前方的广场挤满人，大家忙着寒暄问候。美妙的音乐流淌，舞池中有人正翩翩起舞。

老天，这些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煦煦在人潮中，被推过来挤过去，好几次差点跌倒。

更可怕的是，小马甲至今仍在折磨她，衣带勒得太紧，她出气多入气少，只要动作大一点，就会缺氧。要不是有强烈的意志力支撑，她恐怕早已就已经倒地不起，被救护人员扛出去急救了。

不行不行，她不能昏倒，开什么玩笑，好不容易混进来，说什么也要吃一顿粗饱，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

不顾缺氧引起的晕眩，煦煦费尽力气扒开人群，甩开男人的纠缠，在人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往角落里的食物迈进。

哈啰，美味佳肴，我来了！

煦煦为了一饱口福，尝尝名厨的手艺，才千辛万苦地混进来。她嗜吃如命，又长得粉雕玉琢，漂亮极了，小时候曾有三次，差点被坏人用食物骗走。如今开了一间手工蛋糕店，听说哪里有好吃的，绝对撩起裙子跑第一。

呃，只是今晚情况特别，小马甲勒得太紧，她大概跑没两步，就会缺氧昏倒。

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快到了、快到了……

煦煦以中风乌龟的爬行速度前进，踏出一步又一步，持续逼近食物。她没有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的模样专注，姿态优雅，美丽的脸蛋看来冷若冰霜、艳若桃李。女人们嫉妒她的美丽，男人们则痴迷得很，全看傻了眼。

煦煦来到食物前，左手拿盘子，右手拿叉子，双眼闪闪发亮。

她无比郑重地举起叉子，用最虔诚的动作，叉起一块羊小

排放入嘴里，仔细地咀嚼。

呃……

清澈的眼儿突然睁开，感动瞬间消失，她不敢相信地瞪着羊小排，右手的叉子立刻向下一道菜进攻。

感动不见了，大眼里充满恐惧，煦煦的手甚至有些颤抖，叉子迅速地扫过眼前的各类食物。

一道一道的菜，她都尝过，菜肴一入口，脑中立刻呈现空白，双眼也变得呆滞。

她平均在每道菜前，呆滞三秒钟。

哇，这简直是、简直是、简直是……

难吃到无法形容啊！

味蕾遭受重大打击，加上缺氧，她眼前金星乱飞，差点要昏过去。

不会吧？不是听说主厨扬名国际，是企业主重金礼聘，对方才肯点头，答应前来驻店。花了大把银两，菜色却可怕得让人想抱头痛哭，那些钱是砸到哪里去了？

煦煦因震惊而呆滞，心中却又猛地一凛。

她皱起眉头，像小刺猬似的，知觉全开，警觉地观察四周。

那种感觉又来了，危险而尖锐，让人战栗，却不是恐惧。

这次的感觉比先前更强烈，藏在暗处的视线，似乎已经到了她的身边，在极近的距离内注视着她。她的肌肤酥痒，因那炽热的注视而颤抖。

“抱歉，请让让。”又娇又脆的声音响起。

煦煦吓了一跳，跳离原地半米远。动作太激烈，一口气提不上来，她眼前浮现红雾，双脚瞬间一软，差点跪趴在地上。

“你没事吧？”娇脆的声音里满是担忧。

“没事。”煦煦摇头，等晕眩的感觉过去，才艰难地爬起来。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眼前的食物已经消失不见。一个漂亮娇小的白衣女人，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着塑料袋打包。

“反正没有人吃，搁着也是浪费。”那女人尴尬地笑着，双手却没停，继续打包。她的五官很美，大概二十多岁，却有着少妇的婉约风韵，很是迷人。

“他们可能是来不及吃，或是不敢再吃。”煦煦据实以告，退开几步，让对方进行资源回收。

怪异的感觉挥之不去，她心里清楚，这白衣美女不是那道锐利视线的主人。

“真的很难吃？”白衣美女打包的动作慢了下来，眨着清澈无辜的大眼，看来有几分做贼心虚。

试探的询问，换来煦煦用力的点头。

“呃。”白衣美女有些懊恼，手上的动作却没停。“我以为大家都会忙着跳舞应酬，没人是来吃东西的。”没人吃才好，她正好可以打包嘛！

煦煦的脸垮下来，“我就是来吃东西的。”呜呜，太过分了，虽然她是溜进来的，但也不能罔顾她吃的权利呀！

白衣美女一脸同情，决心弥补，咚咚咚地跑进厨房，再咚咚咚地跑回来，气喘吁吁地把一盘小点心端到煦煦面前。

“要不要尝尝甜点？”还没到上甜点的时间，她就先端出来，想博取煦煦的认同。

“同一个厨师做的？”煦煦倒退三步，警惕地问。

“不是。”白衣美女摇头，露出灿烂迷人的笑容，满脸的期待。